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中国作家协会 2017 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我读李修文：青春的叙事

阳燕摇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总摇摇序

摇摇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有人说，这种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的文学，将要取代传统的、在纸面写作和通过纸质的媒介发表、传播的文学。这样，网络上的文学（简称网络文学）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逐渐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相形之下，传统的纸面的文学，或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也便退居到了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在网上写作的作者或曰网络文学作者，一旦登台，无论好孬，皆受热捧，而那些依旧默默地在纸面生存的作者，除已有文名者外，则难得青睐，甚而备遭冷落。以至于有些年轻的读者，谈及当今文学，但知有网络写手，却不知尚有“网”外作家。然则，这种新兴的以网络或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由当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按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如今的“梨花”（按指“梨花体”诗歌）盛开，已阅十余春秋寒暑，又似乎未见有公认的足以代表当今文学水平的精品力作问世，相反，却大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没个了结。

我无意贬低在网络上的文学写作，和以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或许在艺术和技术上，如同传统的在纸面的文学写作，和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一样，它也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期

待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科学智慧和文学智慧的精品力作。但是，就目前的状况看，似乎还没有这种迹象，甚而也没有这种可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以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精品力作，那也是文学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既有的文学形态的历史延续。既然如此，历史地评价当今中国文学的成败得失，瞻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就不能单单以网络等电子媒体上的文学为标准，而要把眼光转向由媒体营造的表面的文学繁华背后，在网络虚拟的梦幻的文学空间之下，向纸海深处、翰墨林中去寻找为我们向来所熟悉的文学样态。因为只有在这种样态的文学中，我们才能接通历史，识别新旧，评价优劣，我们才能把得住文学跳动的脉搏，跟得上文学行进的步伐。尤其是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新秀”的文学作者，在他们身上，既沉淀了文学的过去，又负载着文学的未来。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他们的作品，我们的心灵会从喧嚣中平静下来，我们会从困惑中看到希望，从迷茫中辨知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受，我们编写了这套“当代文学新秀解读丛书”。

在阅读这些文学“新秀”作品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近三十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的一种蜕变的愉悦和欢乐。也许他们的年龄会参差不齐，经历也判然有别，不符合当今流行的某种文学的代际分类法，但在他们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值得我们庆幸的东西，是他们的观念和创作，既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受制于传统的路数和诸多文学教条，又不像近三十年来的某些时候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学步，而是择取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从一己的当下的经验出发，又

以适应一己的当下的经验为完美的艺术表达，并不特别顾及各种规范和讲究。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题材的新旧，主题的深浅，艺术的雅俗，思想的丰啬，都是源于他们的生命和血肉，与诸多的主义和潮流无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近十余年来，有这样多的新作家“秀”出于文学之林，却无需以派别、代际、潮流、主义之名名之。惟其无名，有道是存，在他们当中，正蕴含着中国文学无限的发展前景和可能。

本丛书的写法，杂糅作者的生平和创作，不独采用文字材料，兼取与作者的对话、访谈。是所谓知人论世，物我齐一，取其切近也。文字也力求浅白随和，不作高头讲章式的论评，重在作者的阅读感受，故曰“我读”，取其平易也。总之，都是为读者着想，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在结识这些文学“新秀”的同时，庶几也增加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感情和信心。

於可训

二〇〇九年 愿月 猿日 写于京师

目摇摇录

| | |
|-----------------------------|---|
| 引子 李修文与“文学期刊” | 员 |
| 第一章摇青春狂想曲 激情的戏仿 | 怨 |
| 摇一、“反题 原置换”与“发挥 原重述” | 员 |
| 摇二、痛苦的“身体” | 圆 |
| 摇三、暧昧的“诗人” | 猿 |
| 摇四、纷乱的“笑”果 | 源 |
| 摇五、对“恶作剧快感”的反思 | 缘 |
| 第二章摇青春的变奏 现实与生存 | 缘 |
| 摇一、一地碎片 | 缘 |
| 摇二、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 | 远 |
| 摇三、一个少年和一个老人 | 源 |
| 摇四、生命与情感的奥秘 | 愿 |
| 第三章摇青春协奏曲 爱情故事 | 怨 |
| 摇一、青春之爱 | 怨 |
| 摇二、爱与死的美学 | 员 |
| 摇三、母性崇拜 | 圆 |
| 摇四、抒情与说书 | 员 |
| 摇五、精英 / 大众 古典 / 时尚 | 员 |
| 摇六、比较 :从《滴泪痣》到《捆绑上天堂》 | 员 |
| 第四章摇青春回旋曲 散文和随笔 | 员 |
| 摇一、心灵的力量 | 员 |

| | |
|------------------------------------|----|
| 摇二、感性的锋芒 | 员象 |
| 第五章摇总论：“复调的青春叙事” | 员象 |
| 摇一、写作资源：先锋精神·传统文化· 大众生态 | 员象 |
| 摇二、小说审美特点：被“青春”调和的 “极端”之美 | 员远 |
| 摇三、写作的姿态：困难的“个人性”写作 | 员圆 |
| 访谈：“我的创作平行于生活” | 员苑 |
| 附录 员李修文作品目录 | 圆猿 |
| 附录 圆李修文重要研究文章索引 | 圆远 |
| 后记 | 圆愿 |

引子：李修文与“文学期刊”

1997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李修文前往吉林长春，开始他青春年代的第一份工作——做《作家》杂志的文学编辑。

当大多数同龄伙伴都渴望着明媚生动的珠三角、长三角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同学竞相出国、考研、考公务员的时候，李修文怀着一种赴约甚至朝圣的心情去靠近那份以纯文学著名但经济境况堪忧的杂志。在北上的列车上，枕着简单的行李，看着窗外匆匆逝去的幽暗的灯火，李修文有点忐忑和激动，还有更多的兴奋和跃跃欲试。

李修文并不完全了解杂志工作的内容、流程、要求等实际情况，但他对文学期刊有着一种近于天然的喜爱，或者说，文学期刊就是李修文走上文学之旅的领路人，李修文和文学期刊的缘分由来已久。

1987年，李修文成了湖北省荆门市一中的初中生，很快，他发现了学校的图书馆——某个美籍华人捐建的“高李急善图书馆”，在这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的眼里，它是那么明亮、辽阔、丰富，令人敬畏又惊喜！李修文的文学世界由此展开。最先吸引李修文的不是大部头的书籍，而是那些薄本的杂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纯文学的黄金时代，正是通过《收获》、《上海文学》、《作家》、《花城》、《钟山》等著名的文学期刊，李修文认识了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中国先锋作家，打开了一个有别于语文课



▲ 和初中老师在天安门

本和其他熟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对李修文来说，先锋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的滋养，也是一个引导认知的路牌，李修文追寻苏童们的步履广泛阅读了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文学大师的经典名著，在此后的日子里，还渐渐将自己的书单

延伸到约翰·霍克斯、罗伯特·库弗、埃德加·艾伦坡、加斯通·勒鲁、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等更多的作家作品，以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杂谈笔记，形成了自己芜杂而独特的文学趣味。

语言文字所创造的神奇世界让李修文心驰神往、痴迷留恋，给他带来了心灵的宁静与寄托、幻想和安慰。在文学之外的现实当中，李修文算不上一个好學生，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青春期的敏感、愤怒、惶惑、苦闷还使他一度“滑向了街头那些一年四季身着黑色皮夹克的人中间”^①，是阅读使叛逆迷茫的李修文在“残酷青春”的沉沦边缘进行自我拯救，是写作使“众所周知的差生”李修文被保送进了高中和

^① 李修文：《追忆逝水年华》（《小东门的春天》创作谈），《当代小说》，1993年第 2 期。

大学。

初三时，李修文的一篇文章获得了“华夏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1995年暑假，班主任陪他一起去哈尔滨领奖，兴奋的李修文穿着拖鞋就上路了，从武汉到北京再到中国的东北，经过了长江、黄河、山海关，经历了拥挤、疲惫、感冒，所有的一切对李修文来说都透着一股新鲜劲儿，就连返程中拖鞋被别人错穿走了这点小意外也没有冲淡他的兴奋。李修文光着脚捧着奖品回到了荆门，开始了他更勤奋的写作。

同年，《当代作家》上发表了李修文的小说处女作《顺河边的苇子》，这篇三千多字的作品是真正有别于课堂作文的东西。少年阿彪两岁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贫困度日，阿彪家从祖父一代开始就与同村的周家结下了深仇大恨，当父亲向阿彪追述了家庭的痛苦往事之后，阿彪便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计划，每当邪念得逞，他的内心便“升起残忍的快感”，直至与整个村人为敌，阿彪依然想着“还要恶下去”。顺河决堤、洪水泛滥，当阿彪看见仇家铁锁的母亲舍身救子时，内心潜藏的柔软释放了出来，人性复苏了，在最关键的时刻阿彪向铁锁伸出了手，自己却被顺河水淹没了。从冷漠、忧伤到仇恨、邪恶再到“以德报怨”，小说对少年阿彪的心理变化过程描述得细腻从容，语言清瘦老练，很难想像这只是一个15岁少年的小说习作。

进入大学不足两年，李修文就已经对大学生活感到厌倦、烦闷，当得知有个机会能去日本留学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离开。临行前，李修文还将一篇小说稿投给了《芳草》杂志，1996年初夏，当《桃花

《满天》发表时，李修文已远在东京。

如果说《顺河边的苇子》还是一篇比较中规中矩的清新之作，《桃花满天》则明显地带有先锋文学的痕迹。杂货铺老板父子同时爱上了河对岸孀居的茶馆老板娘，面对丰腴、美艳的茶馆老板娘，终年喝药的羸弱少年败给了生命强旺的父亲，少年终于杀死了那一对欢愉的男女，并将自己的生命结束在绚烂的桃花树之下。这是一个关于情欲、嫉妒、弑父、恋母、秘闻的叙事，李修文将小说放在幽深的小巷、湿淋淋的雨季、浓艳绚烂的桃花相并置的意境里，气氛既阴郁、粘稠又飘忽、恍惚，颇有几分苏童“南方小说”和张艺谋民俗电影的韵味。《顺河边的苇子》和《桃花满天》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不同的情调，但主角阿彪和萧羽都是“少年”，他们的心理内涵有相通之处，李修文写出了两个少年对复杂人世的最初感受和体验——既对世界充满质疑、愤怒，也对人间的爱、善良、真情怀有天然的敬意。从某种意义上看，李修文最初塑造出来的两个少年不可避免地带有他自己的青春烙印，这种与世界尖锐对立又渴望和解的姿态在李修文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一再隐约出现。

这篇临行之前投递出去的小说仿佛是一种牵挂、一种召唤，预示着李修文与文学创作之间难以剪断的联系。此后，在异国他乡的封闭的环境里，李修文对母语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倾诉的欲望如此强烈，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要写小说。半年不到，李修文就打道回府了，从喧嚣的东京回到清静的校园，李修文心平气和了许多，他终于安稳地度过了剩下的大学时光。

作为中国先锋文学的拥趸，李修文早就已经是

《作家》的热心读者，他几乎无一遗漏地读遍了杂志上发表过的试验性、探索性小说，因此，当得知《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正在武汉开会的消息时，李修文激动不已，他决心一定要去拜见这个积极推动了中国先锋文学和新生代小说发展的“熟悉的陌生人”。从拘谨到轻松、从简单到深入，他们相谈甚欢，那个温暖的冬夜成为李修文和宗老师之间长远友谊的开端，尽管李修文还没有发表过有足够分量和影响的作品，宗仁发依然答应了他毕业之后到《作家》杂志工作的要求。

“一个人和一份杂志”为李修文进入当代文坛铺设了重要的平台。被人信任是幸福的，李修文没有经过任何实习期就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从看一篇篇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自由来稿，到找知名作家和文坛新秀约稿，从策划一个完整的栏目到策划一整期刊物，每一天李修文都有新的收获。“只要你的工作与文学相关，你的生活总是要比别人多出一点美好的东西来”^①，在长春干净清冷的冬雪中，李修文感受到了工作的快乐和心灵的温暖。文学编辑的工作让李修文提前就比较深入地介入到文坛之中：由于对同龄人青春心性的感悟体察、对时代气息的敏锐把握，李修文发现并编发了不少文名未播的青年作者的小说，他不但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作家朋友（如李冯、李洱、张生、海力洪），还参与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当代文坛发出的大小声浪，诸如朱文、韩东所主持的“断裂”事件、“死后女作家”的策划、“后先锋”概

^① 李修文：《一个人和一段旅程》，《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5 期。



▲ 1997年，在长春斯大林大街

念的出台等。

事实上，李修文进入《作家》杂志之时正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文学期刊动荡分化的时期^①，在市场化风潮中，文学期刊几乎都面临着类似的选择：或者放弃文学性以迎合大众的、流行的趣味，或者在维系文学性标准的同时必须兼顾市场的盈利。虽然李修文一年后就因故离开长春回到了武汉，但他一直以最亲近的友人身份

介入《作家》在世纪末期的每一次变动、每一个事故之中，分担着宗仁发每一次的烦恼和每一次的喜悦。1995年，《作家》杂志终于变成了一份纸质精美、装帧豪华、定位于“做中国的纽约客”的彩版文化杂志，文学气味在淡化，文化信息含量在增加，先锋的色彩逐渐消逝，时尚的成分日益凸显。这也许是李修文未曾预料的结局，但就在这份杂志的变迁中，李修文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观察视野，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生产、作家个性与读者接受、保持风格与锐意创新等问题都有了更贴切的经验和更深入的思考。

^①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据邵燕君研究，中国文学期刊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85年前后的“黄金期”，1985年到1995年前后的“滑落期”，1995年至今的“分化期”。

在《作家》杂志的短暂工作经历让李修文从此深怀浓厚的“编辑”情结，也使他自己的创作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作为文坛新生力量中的一员，李修文与其他的青年作家形成了良好的交流、互动关系：他及时推介朱文颖、盛可以、龙冬、苏瓷瓷等作家的文学新作，其文学随笔格调轻松、情感真切，个人化的文学见解和性灵体悟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同代作家的创作表现出来的优长和缺陷也成为一个恰当的参照，让李修文对自己的小说写作拥有更为理性的判断。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仿佛在马原、孙甘露那儿已经穷尽，朱文、韩东对于日常生活的“非本质”表述也已经相当成熟，“死园后”作家在商业化、欲望化的路上已走得很远，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自己可行的呢？李修文感到写小说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心理就有多么踌躇，他的难度在于寻找一个突破口，寻找一个恰当的载体去表达自己许许多多冲撞杂乱的思想。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李修文读到了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浪子燕青》，燕青，这个武功高强、英俊伟岸、侠肝义胆的水浒英雄是李修文少年时代就已非常熟悉的形象，但在西西的笔下却成了一个前后矛盾、模糊不清的人物。西西小说文体别致、内容渊博、语言洒脱，如同一道耀眼的光线一下照亮了李修文的内心——李修文找到了“戏仿”这条通往另类创作的新途径！

就从业途径或成名方式而言，包括李修文在内的“死园后”作家的确是一代充满“新意”的作家，他们中间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分化，有的依托新兴网络获得成功，有的直接进入商业书市，有的则如前辈作家一样仍旧从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修文可以算是中国最后一批经纯文学期刊培养出来

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观点、创作理念和写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刊物所遗留的特殊印记。在一篇关于青年作家盛可以的随笔中，李修文谈道，“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经得起刊物的锻打，因为它们冥冥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尺度，这个尺度必然会考验到一个作家的基本能力”^①，而李修文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多方面受到过文学刊物影响的人。正因为有如此的历练，李修文才能坚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从热闹喧嚣的“殉后”群体中疏离出来，并在娱乐化、商业化、大众化的现实情境中保留他必要的警惕。在李修文的大部分小说创作当中，文学期刊都是一个不断映现的重要背景。

^① 李修文：《盛可以在她的时代里》，《南方文坛》，~~2014~~2015年第 5 期。

第一章摇青春狂想曲：激情的戏仿

摇摇摇摇那些古怪的传说和发黄的典籍、绚丽的诗词和曼妙的丝弦、虚弱的帝王和潮湿的后宫、似曾相识的爱情和放荡不羁的诗人，这一切，成年累月在我枯燥的日常生活里徘徊不去，使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像一场白日梦。到最后，我痛心地看着，这一场白日梦并没有伴随我的成长而消逝，而且还逐渐演变成了我不可回避的个人命运：写作。

——李修文《国家和我》

尽管李修文曾经暗下决心要像宗仁发那样，做一个有见解、有眼光、善经营的“编辑人”，但他少年时代就萌发的“想当作家”的渴望并未就此熄灭，反而如地火一般越燃越旺。

1995年 源月，李修文的戏仿小说《王贵与李香香》面世了，这篇与当代诗人李季的著名叙事长诗同名的小说发表颇费周折，文稿曾在多家杂志编辑的手中辗转，尽管其艺术水准并不



在发表线之下，甚至还可以算得上是气质独特、才华不俗，但小说对原著明显的戏谑、颠覆让大多数审稿者迟疑犹豫，而作者李修文于小说中张扬出来的“不恭”之态也不能不令编辑们有所顾虑。小说终于在老字号的纯文学刊物《江南》上刊出了，小说的发表激发出了李修文的创作热情，在此后的两年中，李修文主要在《当代小说》、《作家》、《钟山》、《收获》等著名刊物上亮相，以“新锐”、“先锋”的面貌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1996年出版小说集《心都碎了》。

从1995年到1996年，李修文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大致分两大类型，一是对文学经典与历史典籍的戏仿之作，一是对于当下景观与“现时”生活的体验感悟。这两种类型的小说貌似取材迥异，但它们在创作姿态、表达方式、个性气质上却极其相似，记录了作者青春反叛、游戏实验、潜心思索的一段精神历程，是19岁之前的李修文激情四射、燃烧冲动的内在思想的外现。

一、“反题原置换”与“发挥原重述”

1995年夏天，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李修文，对我国两千年前一个神秘的王朝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这个王朝的历史，据他所知，只有短暂的几十年。这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朝代，一个短命的王朝，可是尽管如此，李修文还是如痴如醉地迷恋着这个王朝，甚至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这个神秘的王朝能够流传至今的文物并不太多，他从来就没有听说与这个王朝有关的文物在

哪里曾经出土过，但是他仍然在各种典籍里到处搜寻着这个王朝的蛛丝马迹，尤其是各种古代文学作品集……是的，李修文翻遍史籍，终于，通过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辨，他发现，他正在学习的一篇课文《木兰辞》竟然就是这个王朝所遗留下来的惟一的代表作。虽然有一丝失望，但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到对这篇课文狂热的阅读中去了。长期以来，这个梦想着将来当一名作家的中学生对这篇课文的学习简直达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可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除去对这个王朝莫名其妙的热爱，李修文还是一个坚定的西方文学阅读者……尤其是后来，他又看到了美国作家霍克斯、库弗、戴文坡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再加上青春期特有的一点性苦闷，这样，我们就非常痛心地看着，他眼中的花木兰完全变成了一个患有“男装癖”的性倒错者。

这是节选自李修文小说《心都碎了》的一个段落，在这篇重新编撰的花木兰从军的小说中，李修文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创作缘由及写作过程和盘托出，这段“夫子自道”式的剖白，无疑可成为我们解读李修文“戏仿”之作的一把钥匙，因为这里边包含了小说作者重要的创作动因：对历史与典籍毫无理由的狂热爱好，



▲ 高三时，在教室